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集解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周元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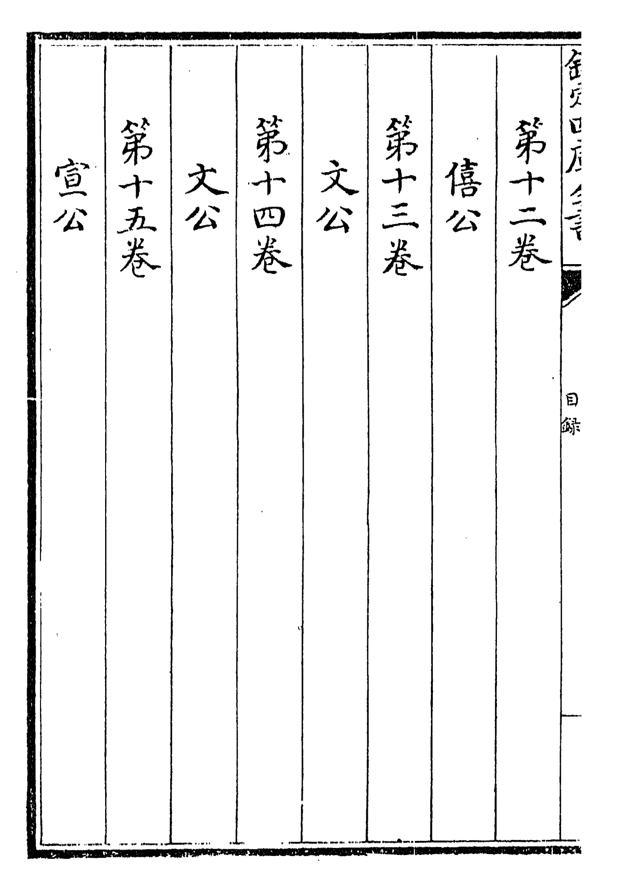
御製閱春秋解口號漫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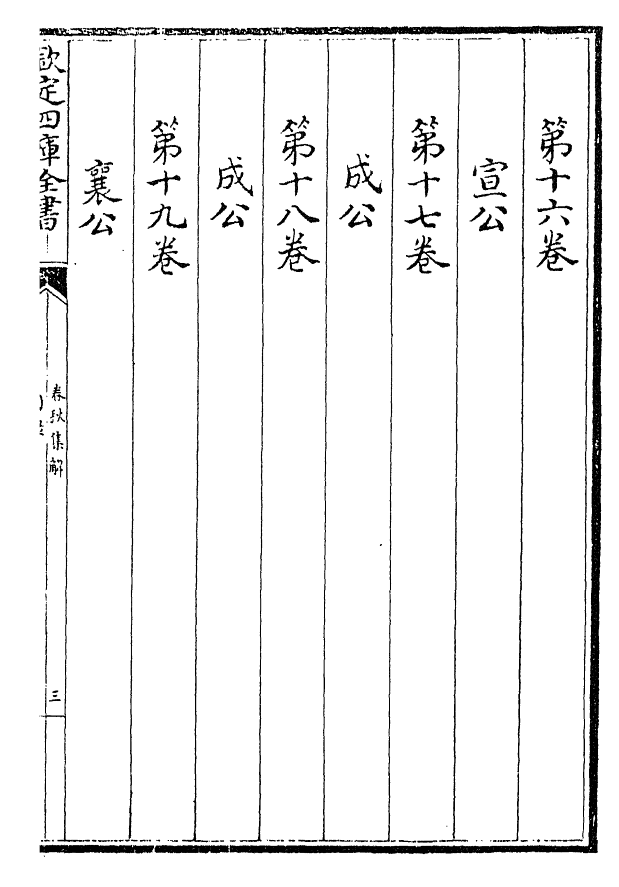
猾夏從來稱攘楚今常漕米濟江南寄言白首窮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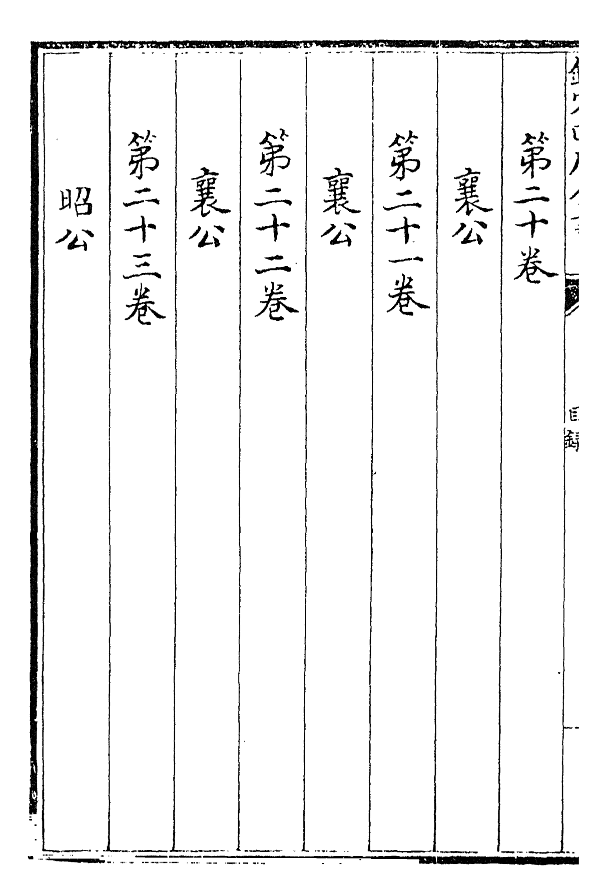
漫泥去聲區區紙上談（解春秋者無不以猾夏為楚罪操戈聚訟論之不已此經生因襲舊聞拘墟方域之見耳春晉汎舟之役傳說以為美談而今楚粟歲輸濟鄰封者甚富賙賑尤資其利使如春秋時各分疆域則江浙所出之米不足本地半歲之食設加之遇災即有賑恤將難為巧婦之炊矣且江浙江西即昔之吳越漢武帝議伐閩越而劉安稱先道古謂必不可伐唐順之駁之以為反覆論說以中國勞蠻夷之意以今觀之閩浙江西之人豈盡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之乎是知今古異宜不達時而欲行封建井田者率是類也故并識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集解目録　　春秋類







臣等謹案春秋集解三十卷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

宋史載其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
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
為東萊先生故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為
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
著亦稱曰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
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是書於祖
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云本
中撰也振孫又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

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藕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舊刻誤題審矣本中所著江西宗派圖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而不知其經學之邃乃如此今考正之庶幾不沒其真焉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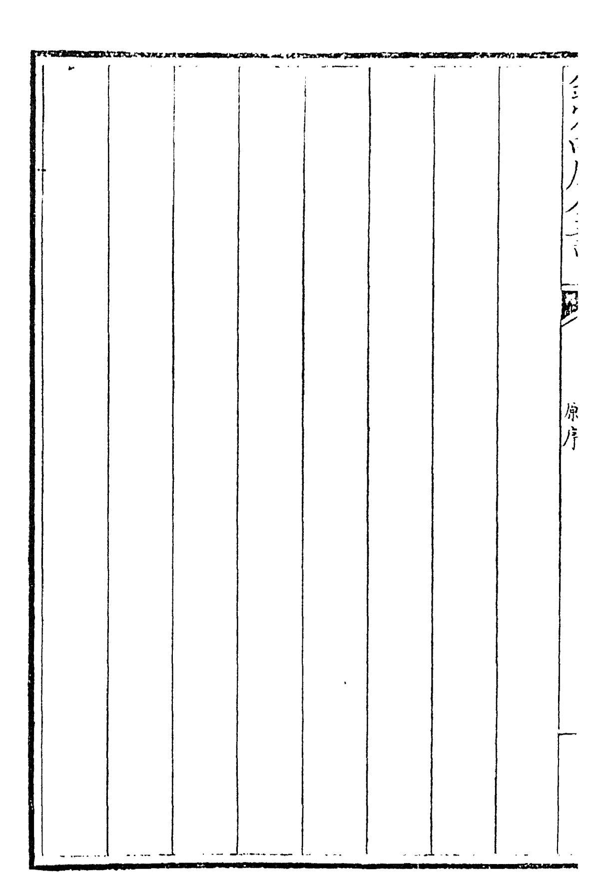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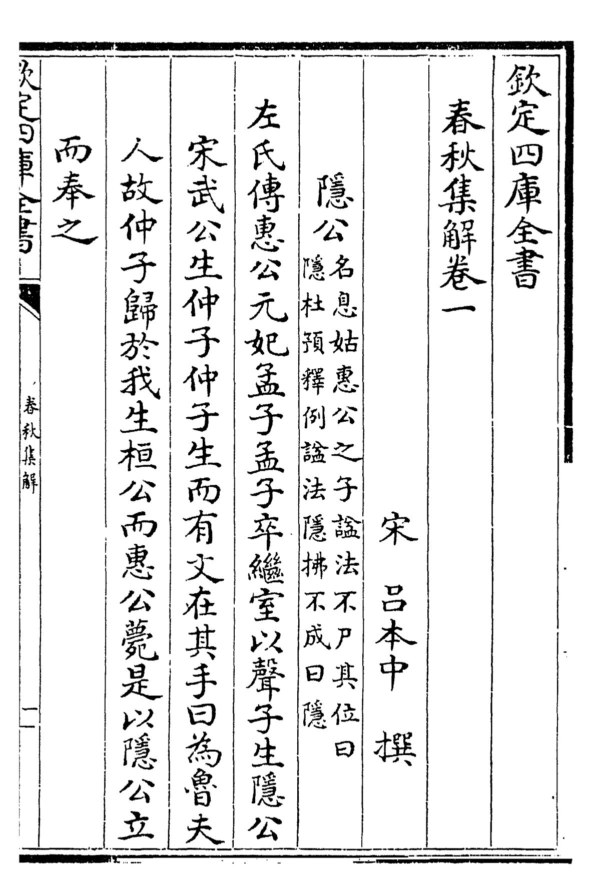
春秋集解原序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按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是編不書宋史本傳公所著有易書詩而無春秋惟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考吳興陳氏書録解題有春秋集解十二卷云是呂本中撰且撮其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已其所擇頗精却

無自已議論合之是編誠然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從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本中為右丞子學山谷為詩作江西宗派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以之名集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先生為目成公特最著者爾朱子嘗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其詩傳相似竊疑是編為居仁所著第卷帙多寡不合或居仁草創而成公增益之者與序其端用質淹通博洽之君子倘獲善本有陳和父序者子之疑庶可以釋矣康熙丙辰二月

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集解卷一

宋　呂本中　撰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杜預釋例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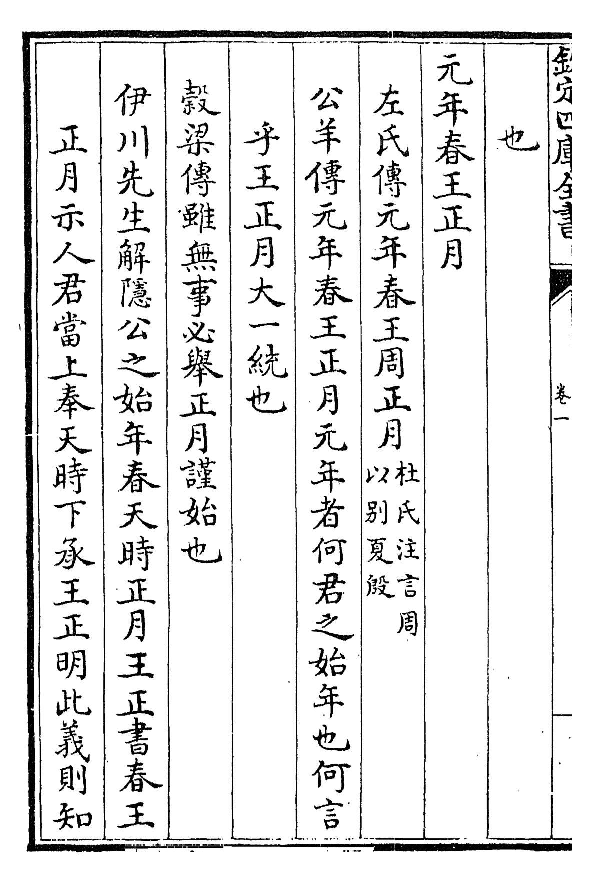
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伊川先生解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

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王東遷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淩遲逮隱而死夫生猶有可待也死則何所為哉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絶春秋自隱公而始



也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氏注言周以別夏殷

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伊川先生解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

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絶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昭襄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隱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

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陸氏纂例曰啖子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

劉氏權衡曰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八字者文理相須笱載事者必皆庸焉非聖人新意也惟王

一字在春正之間為聖人新意耳

常山劉氏曰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諸侯之嗣皆專立而無所謂命如隱文成襄昭哀皆受國於先君而不請命於天子者也隱公獨不書即位者入春秋之始聖人即以王法奪之而大義舉矣若文成襄昭哀亦不書乎則與夫內復不受於先君者無以為别故五公書之言猶繼正而有所受之矣如莊閔僖皆內無所受上無所承爾至桓

宣定三公則著其自立也

武夷胡氏傳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冢宰必以其事告於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於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

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别於内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

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絶也由是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

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變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揺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

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又曰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

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

三月公及邾（公作邾婁）儀父盟於蔑（公穀作眛）

左氏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冣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字也劉氏權衡曰案公會齊侯盟于柯當是時曹子手劒劫齊侯以復汶陽之田可謂我欲之矣而反書會則及者非我欲之也案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

穀梁傳及者何内為志焉爾劉氏權衡曰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内為志者邪

伊川先生解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

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劉氏傳泰山孫氏同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杜氏注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孔氏正義曰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

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涖牲曰盟秋官司盟職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劉氏傳何如則謂之附庸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四命

高郵孫氏曰凡會盟侵伐重其為首者其事善則首者之善重其事惡則首者之惡亦重是故盟會則以主會為首侵伐則以主兵為首所以輕重之也

然而於内之主則可言公及某於外之主則不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及曰會也及者以内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

蘇氏曰或曰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之非禮也凡書皆以譏之予以為不然春秋之際王室衰矣然而周禮猶在天命未改雖有湯武未能取而代之也諸侯之亂舍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會

威之以征伐小國恃焉大國畏焉猶可以少安也

武夷胡氏傳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案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氏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巳

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
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
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

穀梁傳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

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伊川先生解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

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杜氏注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

陸氏微旨曰段雖不弟乃是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

鄭伯以譏失教

蘇氏曰不稱段之奔而稱鄭伯之克何也段之亂鄭

伯成之也凡諸侯之事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

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公羊穀梁以為

諸侯之事盡於春秋也而事為之說則過矣

武夷胡氏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吕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鄭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

矣及公既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悦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巳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

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傳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何休注此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旣夕曰公賵玄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束帛謂玄三纁二車馬

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財

錢曰賻

伊川先生解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

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僣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

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况於宰乎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而賵妾母是啟僭也

高郵孫氏曰惠公仲子一人也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不曰夫人而繫之惠公者不正其為夫人故

從夫以別之也葢仲子卒於春秋之前天王至是而來賵之耳仲子繫之夫失禮者夫也成風繫之子失禮者子也

常山劉氏曰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壞法亂紀莫斯為甚王朝公卿有爵者例書爵無爵者例書字咺者王之宰書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其無天道也一則名其

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

武夷胡氏傳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

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氏傳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内之微者也劉氏權衡曰盟者國之大事豈兩微者所定乎苟有兩微者盟春秋固不書之然則此自公也諱之没公矣

穀梁傳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伊川先生解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杜氏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是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書公諱與大夫盟示恥也

劉氏傳孰及之卑者之盟不志及之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恥與宋人盟也曷為恥與宋人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可以會次國之君

武夷胡氏傳内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

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呂氏曰隱公以諸侯之尊而下與他國大夫盟茍徇目前之利無廉恥之節此固聖人所宜貶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氏傳非王命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

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伊川先生解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説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

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武夷胡氏傳槩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彊藩為援以脅制朝

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伊川先生解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

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劉氏傳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之尊視大夫

高郵孫氏曰古者遇臣之禮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為起疾病則臨問死喪則哭之哀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君之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

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於薄也或專殺之臣事君之道不止於欺也而或弒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道也則於内大夫之卒少見其意焉内大夫見於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之薄厚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贈之恩及之則卒也其不書卒者或弒賊或出奔或君不親臨或賻贈不加恩不及則不卒也亦或卒於春秋之後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左氏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劉氏權衡曰會者外為主焉爾非也若令內為志者可曰公及戎于潛乎

伊川先生解周室既衰遠方殊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以固吾圉

所以啟其亂源也故春秋中外之辨尤謹居其地
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會戎非義也
杜氏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泰山孫氏曰諸侯非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
戎哉
武夷胡氏傳外裔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
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
戎狄乎曰中國之有外裔猶晝之有夜陰之有陽

晝短則夜長隂盛則陽衰此自然之理聖人于此加之區別為之分制所以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内中國外外裔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外裔致金繒之奉于義不順其策不可施也以外裔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允姓姜戎陸渾之屬而居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冦亂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

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劉氏權衡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此義疎矣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内弗受解也有入人之國而可受之者乎然則穀梁令所言者歸入之倒也妄并之矣

伊川先生解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葢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諭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絶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

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

杜氏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

劉氏傳入者何入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

襄陵許氏曰春秋外卿帥師稱人外書卿帥師自晉

襄之季始也故中世以後卿而人之者貶矣

無駭公作帥師入極
侅

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

伊川先生解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

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

皆命之世為卿也

杜氏注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

劉氏權衡公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乃常禮也若此無駭者繼公孫者也則其賜氏久矣豈及其死而未賜氏乎如其公孫也則公孫乃其氏矣又何賜乎若以謂公子公孫亦必賜然後稱也是不達於禮矣夫禮所以賜氏者非以為榮也乃以為公孫之子其族無稱也其族無稱故請之於君君賜之氏而後稱之也則族者固公子公孫之類也公子公孫不待賜而稱之也以親屬為氏也公孫之子必待賜而立氏者公孫不敢以親屬為氏也

孔氏正義賈逵云極戎邑也

劉氏傳曰無駭者何吾大夫也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

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禮也

蘇氏曰無駭之不氏未賜族也或曰未王命也古者天子賜姓諸侯賜族楚未嘗通於周而其大夫曰屈完故氏非王命

襄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齊桓以後列國皆命大夫非外裔無不族稱

者矣蓋不復請命於周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桓二年亦公及戎盟于唐

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伊川先生解魯列侯而與戎盟非義也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

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辭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外裔皆不分其爵號而君臣同

泰山孫氏曰邾儀父附庸也公與附庸盟猶曰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公穀並作履緰

左氏傳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伊川先生解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

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即卿大夫而下莫不然也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杜氏注裂繻紀大夫紀國在東莞劇縣

何休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

常山劉氏曰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云于莘且

文王當是時未知其已為諸侯否也至詩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父為王卿士若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

呂氏曰婚姻之禮男女之别見矣王政以此為本故春秋内女之歸其禮不備者必謹書之所以使天下後世知婚姻之禮為重古聖人之意也否則淫慝邪僻生焉裂繻不氏未命也而使來逆女其非禮可知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公羊傳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同

伊川先生解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劉氏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帛公穀作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傳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何休注春秋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伊川先生解闕文也泰山孫氏同當云紀侯其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杜氏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夫人者隱之妻

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伊川先生解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劉氏傳何以不書葬不以夫人葬也何為不以夫人葬公欲不終為君亦不以子氏為夫人也

泰山孫氏曰不言葬者五月而葬也

鄭人伐衛

左氏傳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伊川先生解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陸氏纂例曰成公已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盡是君命之卿蓋遠事難詳從舊史書人耳又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武夷胡氏傳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
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
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
之後者朔在後也泰山孫氏曰凡日食言日言朔
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
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日朔俱
失也皆厯象錯亂太史廢職或失之前或失之後

故春秋詳而録之以正其罪也

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伊川先生解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朔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矣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歴亦然

杜氏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以長歷推經傳明此是食二月朔也

劉氏傳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

武夷胡氏傳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外裔侵中國皆陽微陰盛

之證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氏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劉氏權衡曰左氏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崩則天下皆謂真以庚戌崩也此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還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偽者乎且非春秋又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

伊川先生解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内皆當奔赴魯君

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杜氏注不書葬魯不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一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周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葬者四周告之而魯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崩在春秋之後也春秋之書葬者皆我葬之也

武夷胡氏傳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

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案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沒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君（公穀並作尹）氏卒

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劉氏權衡曰妾母不得稱夫人自常禮也假令實為聲子雖不稱夫人猶應比定十五年姒氏卒及葬定姒之例書之何忽稱君氏又不葬乎又曰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春秋以昭公娶吳故諱其姓謂之孟子則諱姓者避同姓也今聲子非魯同姓諱姓無義也）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伊川先生解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陸氏纂例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

武夷胡氏傳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

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氏傳王未葬也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者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劉氏傳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伊川先生解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伊川先生解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杜氏注稱卒者略外以别内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著易代也不曰薨

異外内也名之降於天子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記楚公子圍已弑君而使赴於鄭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

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是當君卒而赴諸侯則已言

嗣君之名矣故凡往來之國皆得記其名也然則

不待於同盟朝會聘告而嗣君之名已見於常所

往來之諸侯矣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百三十有三無名者十或即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常與者五十有二而不名者九耳此未可通也

武夷胡氏傳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

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

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

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

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尋盧之盟也杜氏注盧盟在春秋之前

伊川先生解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

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杜氏注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劉氏傳何以書盟會之事告則書盟會之事曷為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諸侯常也於王者非常也

癸未葬宋穆公穀並作繆公

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

士踰月外姻至

伊川先生解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啖趙同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陸氏纂例啖子曰吴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某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而私謚為公正禮諸侯皆合請王謚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武夷胡氏傳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

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

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春秋集解卷一

春秋集解卷二

宋 吕本中 撰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劉氏權衡公羊以謂外取邑不書疾始取邑故書非也公羊以百二十國書言之故云爾不知伐國取邑有赴不赴也赴者書之不赴者不書之其書之則春秋所有也其不書之則春秋所未有也

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范甯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

伊川先生解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杜氏注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先書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取其國之邑也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或是邑或是附庸力得之者故

曰取不當取也言取見其不當取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其有本是我邑及我之附庸為彼所奪之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

武夷胡氏傳取者收奪之名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

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殺作弒後同

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弒桓

公而立

伊川先生解自古簒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

反為寇雖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劉氏傳州吁者何衛公子也何以不稱公子公子雖貴非三命不氏公子之重視大夫

武夷胡氏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

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氏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路道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杜氏注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陸氏纂例啖子曰古制遇禮恐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者故書曰遇趙簡子曰簡禮而會曰遇

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法廢壞諸侯各逞其欲盟會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無國君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

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以其去古未遠也自閔而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伊川先生解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

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杜氏注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弒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襄陵許氏曰擊鼓詩序以為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

與宋是以書衛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君也穀梁傳同

伊川先生解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

人其罪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
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
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辨
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杜氏注陳今陳國陳縣蔡今汝南上蔡縣
泰山孫氏曰翬不氏未命也
武夷胡氏傳貴戚之卿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
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

罷其兵權猶使之師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辭費而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聖人之情見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圖之陳人執之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伊川先生解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

杜氏注濮陳地水名

陸氏纂例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

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無所累也

武夷胡氏傳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辭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辭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

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

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范甯注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

伊川先生解衛人逆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

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可得立也

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宜其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得立之義春秋於疑似之間衆人以為功一時以為善者聖人必立大辨以正之所以明示皇極之道而較著一王之法也

五年春公矢公穀並作觀魚于棠

左氏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正義云釋例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魯宋之界上也

公羊傳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泰山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其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公怠棄國政春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

棠魯地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傳衛亂是以緩杜氏注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

伊川先生解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没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没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

泰山孫氏曰賊討則書葬

武夷胡氏傳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公作盛

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

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伊川先生解衛晉秉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杜氏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武夷胡氏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

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左氏傳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

人士二二二四人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劉氏權衡中云士二佾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

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

前此矣前此則局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東萊呂氏曰孟子古王制皆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計其土地大小是也其禮數高下皆稱公穀又以為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亦異於王制孟子古書所記當時禮丈公侯多為一等未嘗有以侯為一等伯子男同為一等者然則公穀之出去孔子之世遠甚

伊川先生解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

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杜氏注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

高郵孫氏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

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孔子每因事而書之以
正天下之典也
武夷胡氏傳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
享之所為别立宫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
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宫而正名之曰仲子
之宫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
桓公簒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没
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没不

稱謚單舉姓者妾也凡宫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邾人鄭人伐宋公作邾婁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伊川先生解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為主也

杜氏注邾主兵故序鄭上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

武夷胡氏傳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絶其黨

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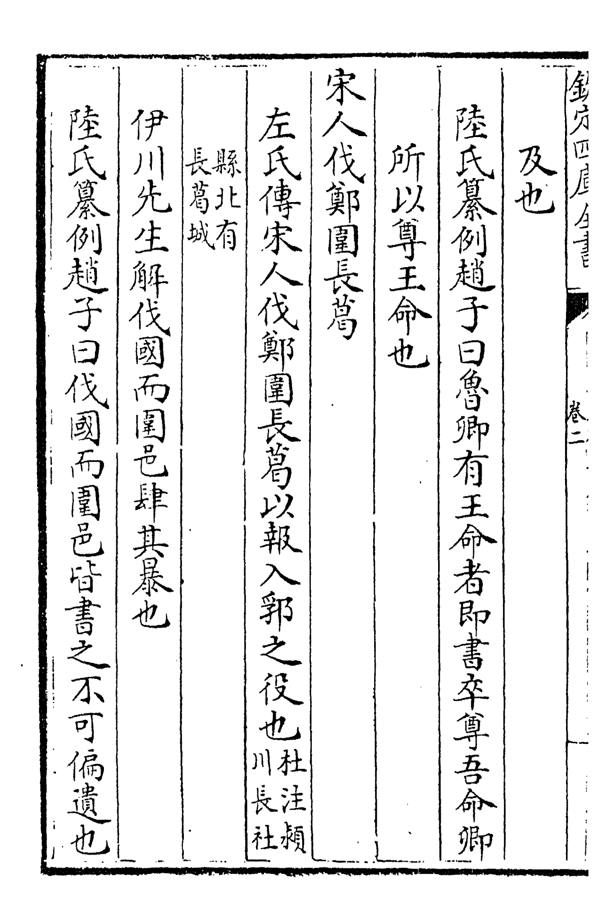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解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杜氏注蟲食苗心者

武夷胡氏傳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杜氏注大夫書卒不書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之所



及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卿有王命者即書卒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氏傳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伊川先生解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伐國而圍邑皆書之不可偏遺也

言其事輕重等故不偏舉之也

薌氏曰伐其國又圍其邑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公穀並作輸

左氏傳更成也杜氏注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　東萊吕氏曰渝變也鄭人以前之平未成也故變前之平而更成焉

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

伊川先生解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絶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

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杜氏注和而不盟曰平

陸氏微㫖淳聞於師曰二百四十二年背盟渝約者多矣何獨書此乎善其量力守信告而後絶非見利忘義者也

劉氏傳輸平者何輸平猶致成也曷爲致成爲伐鄭故致成也然則何致致祊田也

泰山孫氏曰鄭人來輸誠於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

鄭之怨也

高郵孫氏曰輸者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

武夷胡氏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髙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

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耳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傳始平於齊也杜氏注春秋前魯與齊不平

杜氏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秋七月

公羊傳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伊川先生解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氏傳秋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何以書久也

伊川先生解宋人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

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强取不可勝誅矣

杜氏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伊川先生解娣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何氏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

國也

高郵孫氏曰法不當書而書者春秋變例以見其賢叔姬爲伯姬之娣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酅入齊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酅以承紀之宗祀紀之國侵削殆盡其所存者宗祀而已紀侯又以大去而叔姬不以國之盛衰繫其懷不以夫之存亡易其慮而唯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

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定名分而懲

亂原若不恰之同時而使得繼行則源源而來將無紀極故書以見譏

滕侯卒

左氏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劉氏權衡云常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常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而左氏又云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若實從例則不當從赴若實從赴則無用設例今進不必從赴退不必從例徒用是紛紛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

伊川先生解卒不名史闕文也

杜氏注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左氏云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此於理不安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

書名

劉氏傳赴以名禮也不赴以名非禮也天王崩赴以爵諸侯薨赴以名會盟朝聘之事存焉以慎終繼世是故諸侯不生名

夏城中丘

左氏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伊川先生解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

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宫復閟宫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杜氏注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泰山孫氏曰城邑宫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廏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録之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伊川先生解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説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説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

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陸氏纂例趙子曰禮以通好曰聘將國命大夫之事

此譏弟也

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

侯之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與則何足以

講信修睦哉王室不綱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而

唯強弱之視故小國則朝之聘之大國則聘而不

朝故來朝於魯非邾郳紀薛則郜杞曹滕皆小國也魯侯之所如者唯齊晉楚之三大國而聘於魯者則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魯臣之所如者則亦惟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

武夷胡氏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人之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

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杜氏注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伊川先生解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奉詞致討曰伐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眛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詞說以伐之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伊川先生解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杜氏注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賔冬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

伊川先生解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

杜氏注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泰山孫氏曰于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録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伊川先生解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杜氏注垂衛地濟陰句陰縣東北有垂亭

劉氏傳何以書接乎我也我未有接之者其曰接乎我何諸侯之過於我者雖無事焉必以禮交之道也饑牽云乎芻米云乎垂者何吾近邑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並作邴

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

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

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去其族惡擅易天下之邑

伊川先生解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杜氏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在琅邪費縣東南

劉氏權衡云苟取不氏者以未賜族說之耳人誰知之暈溺則以為貶柔俠則以為未賜族僑如及遂則以為尊夫人宋督宋萬之比則以為從赴人豈能知之乎

陸氏微旨曰淳聞於師曰參議之也鄭不當歸魯不當受宛不當諫

武夷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伊川先生解入者内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范氏注諸侯有大功盛徳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

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劉氏傳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祊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與諸人魯不得取諸人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武夷胡氏傳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别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

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謚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而名之别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

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
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辛亥宿男卒

呂氏曰宿男不名史失聖人不得而益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
釋東門之役禮也

穀梁傳春秋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伊川先生解宋為主盟與鄭絶也

杜氏注厇屋周地

武夷胡氏傳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國之小大為次唯主會者為之矣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穀並作包來

左氏傳以成紀好也

伊川先生解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已而與臣盟義非安也

杜氏注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浮來紀邑

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

陸氏微吉曰淳聞於師曰凡公獨與外大夫盟例不

書公及齊高傒晉處父盟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非大夫所敢盟公是公自欲與之盟爾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螟

伊川先生解螟為災也民以食為本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穀作俿卒

左氏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

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伊川先生解未賜族書名而已

陸氏纂例啖子曰魯卿既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俠無駭是也餘公則不命之卿無書卒者責不尊王室桓十一年柔會宋公莊三年溺會齊師而並不書卒是也

武夷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

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案禮天子

寰內諸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甯周禮說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伊川先生解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

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皆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劉氏傳曷為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

武夷胡氏傳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冊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

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公羊傳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伊川先生解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

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杜氏注三月今正月

挾卒公穀並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不成為君也

杜氏注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左氏傳書不時也

伊川先生解不時也

武夷胡氏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疊城

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

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

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違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襄陵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

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公作邴

左氏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伊川先生解謀伐宋也

杜氏注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武夷胡氏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

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耳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人敗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伐而

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

鄧為師期

伊川先生解為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

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伊川先生解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

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劉氏意林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

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

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

武夷胡氏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

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伊川先生解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杜氏注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菅宋地

劉氏傳曷為或言戰或不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傳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劉氏權衡曰經無老桃之事又

但書公敗宋師取郜取防曾不言鄭伯居間者豈得如傳言哉且如傳言春秋為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於其君也為人臣子固若此邪

公羊傳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伊川先生解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杜氏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武夷胡氏傳內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

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杜氏注宋衛奇兵乗虚入鄭

伊川先生解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並作載鄭伯伐取之

左氏傳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伊川先生解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

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杜氏注戴國今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

武夷胡氏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也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

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吕氏曰此見王室之微諸侯放恣之甚伐取之又甚之之詞也聖人書是為甚有力欲使後世亂臣賊子讀之者悚然而惕懼不敢為惡如此之甚也三復其詞吾有以知其邪心暗消忿戾之氣不敢萌也而世之讀春秋者專以挍凡例考同異為意惜哉其求聖人之旨遠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盛公作

左氏傳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伊川先生解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欲爾

武夷胡氏曰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案春秋諸侯以他事來者多矣不可悉云朝

穀梁傳諸侯來朝猶言同時也猶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

伊川先生解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杜氏注薛魯國薛縣

陸氏纂例趙子曰朝聘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場之

理故王者不絶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為黨仇矣皆國之大事君子志之

劉氏傳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其兼言之何譏何譏爾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

劉氏意林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固人臣也魯不敢同日而參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君不能識其非

禮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泰山孫氏曰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凡書朝者皆惡之也

高郵孫氏曰外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皆在於王所而不在於京師其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時

朝覲之禮一施於強國天子名存而已也聖人因

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

夏公穀並有五月二字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作祁黎

左氏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

伊川先生解謀伐許也

杜氏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

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

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

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

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伊川先生解書及内為主也非内為主則先書會伐

後書入也

杜氏注許潁川許昌縣

泰山孫氏曰案前年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年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甚矣公二年之中與齊侯鄭伯連兵自恣以為不道其惡若此也

蘇氏曰急曰及緩曰會

武夷胡氏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

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

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呂氏曰隱公有蕭牆之變近在目前而不知方且夏與鄭伯會秋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至冬遂及其

不明如是死固宜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殺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不忍言其僵尸之處

伊川先生解人君薨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

也薨於燕寢不正而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劉氏傳君弒臣討賊猶親弒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

高郵孫氏曰弒君不地不忍言也春秋之法外弒言弒內弒不地所以辨內外遠凶變養忠孝也

武夷胡氏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

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待辨之不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理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

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集解卷二